



世界文學名著

千 歲 人

(上)

蕭 伯 納 著
胡 仁 源 譯

BACK TO
METHUSELAH

BERNARD SHAW

HU JEN YUAN

世界文學名著



~~0-37~~ 0-37

世界文學名著

千歲

人
(上)

目次

第一卷	最初	1
第二卷	巴那柏斯弟兄的福音	六五
第三卷	事情的發生	一六四
第四卷	老紳士的悲劇	二四七
第五卷	思想所能達到的境域	三六二

千歲人

第一卷 最初

第一幕

伊敦樂園，午後，一條極大的蛇，正在酣睡，頭在叢樹中間，本身曲作無數環形，隱藏在大樹枝葉之下，大樹已經長成，因創世之日，較普通的時間爲長，蛇身青黃交錯的顏色，與樹葉相混雜，故非已經知道的人，不易看出，在蛇的頭邊，在一塊低的岩石，露出在叢樹上面。

大樹與石，均在樹林中一方空地的邊上，地上臥着一只死雞，全身歪斜，頭頸已經跌斷，亞當蹲着，一只手攔在石上，正驚駭的注視死雞，他沒有看見在他左邊的蛇，轉面

向右，激越的呼喚。

亞當 伊扶！伊扶！

伊扶的聲音 什麼事情，亞當？

亞當 到這裏來，快點，有事情發生了。

伊扶（奔進來）什麼？在那裏？（亞當指着死雞）哦！（她向死雞走去，亞當也放膽同她

向前，）他的眼睛怎麼會這樣呢？

亞當 不單是眼睛，你看。（他踢着）

伊扶 哦，不要這樣！他爲什麼不醒轉來呢？

亞當 我不知道，這並不是睡着罷。

伊扶 不是睡着嗎？

亞當 試試看。

伊扶（設法使他驚醒，把死雞在地上滾轉）他是已經僵硬而且冰冷了。

亞當 他無論怎樣不會醒轉來了。

伊扶 有一種難聞的氣味，呸！（她拂拭她的雙手，趕快走開。）你看見他就已經是這樣嗎？

亞當 不，他起初還在四處遊戲，忽然一下失足，顛倒跌下，就再不會動彈，他的頭頸好像有點不對。（他蹲下，想把雞的頭頸拿給她看。）

伊扶 不要碰他，快點走開來罷。

兩人同時後退，在數步以外注視，厭惡的感覺逐漸增加。

伊扶 亞當，

亞當 怎樣？

伊扶 假如你失足跌下，你也會變成這樣嗎？

亞當 唔！（他聳肩，在岩石上坐下。）

伊扶（在他的旁邊地上坐下，抱住他的膝頭。）你必須當心一點，答應我，你一定當心一

點。

亞當 當心又有什麼用處呢？我們必須永遠永遠活在這裏，你想想，永遠是什麼意義！遲早我總有一天失足跌下，這也許就在明天，也許還要經過許多許多的日子，多得像園裏的落葉，河中的沙粒一樣，但是沒有關係，有一天我總會忘記而且跌倒的。

伊扶 我也會的。

亞當（驚怖）哦！不，不，那我就只有單獨一人，永遠的單獨了，你決不可以讓你自己冒傾跌的危險，你決不可以亂動，你必須安靜的坐着，讓我來當心你，把你所要的東西替你拿來。

伊扶（不願意的樣子離開他的身邊，抱住自己的雙踝。）那我很快的就會厭倦，並且，如其你遇見這樣的事情，我就只有自己一人，再不能安穩坐着，最後我一定也要遇見這樣的事情了。

亞當 那又怎樣呢？

伊扶 那我們就不復存在，天地間只有四足的動物，鳥類，及蛇類了。

亞當 這是決不可以的。

伊扶 是的，這是決不可以的，但是也許竟會這樣。

亞當 不，我同你說，決不會是這樣的，我知道決不會是這樣的。

伊扶 我們兩人知道這層，我們怎樣會知道呢？

亞當 園中有一個聲音，他告訴我各種的事情。

伊扶 園中有時候滿佈着聲音，他們在我的頭腦當中，輸入各種的感想。

亞當 我聽見的只有一個聲音，他是很低，但是如此之近，好像在我自己身中低語一樣，

這是決不會誤認為各種鳥聲，獸聲，或是你的聲音的。

伊扶 這可是很奇怪，我會聽見各方面的聲音，而你只聽見從裏面來的一個，但是，我也
有許多從裏面來的思想，但不是由聲音得來，這個我們決不能中止存在的思想，就
是從裏面來的。

亞當（絕望的樣子）但是我們一定會終止存在，我一定會同雞一樣的跌倒，毀滅，（立起來，激昂的走動。）我決不能容忍這個知覺，我必須將他拋棄，我同你說，決不會這樣的，但是我並不知道有什麼防止的方法。

伊扶 這恰巧同我所感覺的一樣，但是你這個說話，我覺得是很奇怪的，你沒有一樣可以滿意，你的心理是這樣常常變換的。

亞當（斥責她）你為什麼說這樣的話？我的心理怎樣變換過嗎？

伊扶 你說我們決不可以終止生存，但是以前對於不變的永久的生存，常常抱怨，有時你坐下沈思，幾點鐘不發一言，心裏在那裏厭惡我，我問你有什么得罪你的時候，你說你不是在想我，你是想必須永遠在這裏的可怕，但是我很知道，你的意思，就是說必須永遠同我在這裏的可怕。

亞當 哦！你是這樣的想法嗎？那你就弄錯了，（他重複坐下，不高興的樣子。）那是永遠同我自己一起的可怕，我喜歡你，但是我不喜歡我自己，我要想變換，要想改良，要想

一次一次的從頭做起，使我自己脫落，好像蛇的脫皮一樣，我厭倦我自己，然而我不能不忍受我自己，不是一天，不是幾天，而是永遠的，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思想，就是他使得我獨坐沈思，一言不發，並且厭惡一切，你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嗎？

伊扶 不，我從來不想我自己的事情，這有什麼用處呢？我是這樣就是這樣，再沒有法子變動，我想的是你的事情，

亞當 你不應當這樣，你永遠是在窺探我，我再沒有單獨的時候，你總是要想知道我在那裏做什麼事情，這真是一個累贅，你應當設法有一個自己獨立的生存，不要拿我的生存，當做你自己的本分。

伊扶 我不能不想你的事情，你是懶惰的，你是污濁的，你不會當心你自己，你一竟是在幻想，如其我不注意你的行動，代你操勞，你就會吃下壞惡的食物，使得胸中作惡，但是現在看來，無論我怎樣留心，你總有一天會從頭上跌下忽然死掉的。

亞當 死掉？這是一個什麼字呢？

伊扶（指着死雞）就像那樣，我說他是死掉了。

亞當（立起來，慢慢走到死雞的近旁。）這個好像有點奇怪的樣子。

伊扶（隨着他走近）哦！他已經變成小的白蟲了。

亞當 把他丟到河裏去罷，這個樣子是很難看的。

伊扶 我不敢碰着他。

亞當 那麼只好我來，雖然我是非常的憎惡，他已經把空氣弄污濁了。（他用手將雞提起，離開自己遠遠的，向伊扶來的方向走去。）

伊扶向他們望着一歇之後，拿一種嫌惡的戰慄，在石上坐下，大蛇的身體露出，幻成奇異的新顏色，她從叢樹中間，將她的頭慢慢舉起，拿一種異常誘惑的音樂的聲音，在伊扶的耳邊低聲說話。

蛇
伊扶，

伊扶（吃驚）這是什麼人？

蛇是我，我來讓你看我的美麗的新帽子，看呀！（她展開一個極華麗的紫晶色的帽子）

伊扶（讚美她的帽子）哦！但是那個教會你說話的？

蛇 你同亞當，我正在草中爬過，藏着，聽見你們說話。

伊扶 你這真是非常的聰明。

蛇 我在地上一切的生物當中最敏銳的。

伊扶 你的帽子真是極其可愛，（她撫摩着她的頭同本身。）美麗的寶貝！你愛你的寄母伊扶嗎？

蛇 我極其愛她。（拿她的雙重舌頭舐着伊扶的頭頸。）

伊扶（撫摸着她）你真是伊扶最愛的愛蛇，有你可以同她談話，伊扶再也不會覺得寂寞了。

蛇 我能够談許多的事情，我是極聰明的，那個字你並不知道，還是我低聲向你說的，那個死字。

伊扶（戰慄）你爲什麼又提起這個事情？我看見你的美麗帽子的時候，已經把他忘記，你再不要引我記起不快樂的事情。

蛇 死並非一種不快樂的事情，如其你知道怎樣將他征服。

伊扶 我怎樣可以將他征服呢？

蛇 拿另外一種叫做「生」的事情。

伊扶 什麼（學着她的發音）是「生」嗎？

蛇 是的，生。

伊扶 生是什麼？

蛇 蛇是永不會死的，一天你會看見我從這個美麗的蛇皮脫出，成一條新的蛇，帶着新的而且更可愛的蛇皮，這就是生。

伊扶 我看見過這個，真是非常奇妙的。

蛇 如其我能够這樣，我還有什麼不能做呢？我同你說，我是極敏銳的，你同亞當講話的

時候，我聽見你們說「爲什麼？」永遠是「爲什麼？」你們看見各種的事物，你們說「爲什麼？」但是我夢想從來不曾有過的事物，我說「爲什麼不呢？」我拿死字來表明舊的蛇皮，我在更新的時候所拋棄的，這個更新的動作，我就叫他做「生」

伊扶 「生」真是一個美麗的字。

蛇 你爲什麼不循環不已的重生，同我一樣，每次成爲新的而且更美的呢？

伊扶 我嗎！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，這就是爲什麼。

蛇 這是怎樣，並不是爲什麼，爲什麼不呢？

伊扶 但是我想我不喜歡這樣，成爲新的雖然很好，但是我的舊皮攤在地上，完全同我一樣，亞當會看見他皺攏起來，而且——

蛇 不，他可以不用看見這個，還有一種產生的方法。

伊扶 一種產生的方法？

蛇 聽着，我來告訴你一個極大的祕密，我是極靈敏的，我曾經想着，想着，再三的想着，而

且我是極堅決的，凡是我所要的，我必須得到，我曾經願着，願着，再三的願着，並且我吞下各種奇怪的東西，石子同蘋果，你們所害怕吃的。

伊扶 你敢吃過了！

蛇 一切的事情，我都大膽的做過，最後我得到一種方法，將我身中一部分的生命收集

攏來——

伊扶 生命是什麼東西？

蛇 就是那個使得死雞與活着的雞所以不同的。

伊扶 一個多美麗的字！一個好奇妙的事情！生命是一切新字當中最可愛的了。

蛇 是的，就是由於冥想生命，使我得到做成靈異的力量。

伊扶 靈異？這又是一個新字。

蛇 靈異是一種不可能的事情，然而依然可能，一種從來不能發生的事情，但是居然發生。

伊扶 告訴我一點你所做過的靈異。

蛇 我把我身中一部分的生命收集攏來，把他關閉在一只小小的白殼當中，拿我所吞下的石子做成的。

伊扶 但是這個有什麼好處呢？

蛇 我把這個小殼暴露在日光當中，讓他受着暖氣，他會自己破裂，一條小蛇從殼中出來，她一天一天的長大，直到大得和我一樣，這個就是產生。

伊扶 哦！這真是太妙奇了，他使得我體內攪動，我覺得有點痛呢。

蛇 他幾乎使得我身體破裂，但是我依然活着，可以裂開我的外皮，重新我自己，同以前一樣，很快的園中就會有這許多的蛇，多得像我身上的鱗片的樣子，那個時候，死就毫無關係，這條蛇或那條蛇可以死去，但是蛇是永遠活着的。

伊扶 但是我們大家，遲早都會同雞一樣的死去，那個時候，再沒有別的東西，就只有蛇，到處全是蛇了。